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一



藝文七

論

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

陳長文難之融荅之曰汝南士
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
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汝南許子伯與其
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
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園開
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
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
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
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雖多
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季洪為太守掾
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請閣乞代弟命便飲醢而死
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
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
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
著為甲科即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讜未
有能授命
直言者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一

晉石崇許巢論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

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荅之曰是何
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畢舉官才任能輕重
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
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
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
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
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
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
化民莫能名
將何疑焉

宋張方平汴河論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

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
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
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

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其平原之利故
五代爭奮禍亂相仍其患出乎幾旬無藩籬之限
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狹不還周漢之
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
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
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
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
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
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
雜色粟豆但克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
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
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
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
軍餉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
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
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
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
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
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
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二

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明邵寶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無出此
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
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
至於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
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
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
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
之効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
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
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
之患非無衝決也彼此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
今夫一極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
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極者也大伾以

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
 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鄆
 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
 冀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
 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
 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
 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
 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
 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
 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透
 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
 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為治，去其墊溺
 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
 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
 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
 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
 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
 矣。而或者猶誹誆然曰：某為上策，某為下策，某為
 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柰何哉？蘇子曰：邊塞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生筴

夫

治河論下

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夫
 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
 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
 子顧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
 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
 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
 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其醫
 矣，而謂其可待以必不死，且至于百年之壽，此所
 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
 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
 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
 清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
 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
 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
 人力強未必可應天者，再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
 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飢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
 能無辯，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
 先後孰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
 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

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决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遣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類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于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四

難也 崔銑鄴兵論

彭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

及北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生長行伍習戈矢猶未耜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月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襄畝嚙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養之久之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燭灼城兵衛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敷禮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驚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爲遊民爲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

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無他慮乃散馬弛弓刀架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成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賞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睡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砲賊自是益敢恣肆濫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躡澶魯是故彰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常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張

論風俗利弊論

永之為邑縣才百里而山據其什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五

焉出其民被召南之舊質而俚愿而不華服食粗淡器且牢樸無佻巧自黠者利一長吏登高招之順風呼之彬彬雅化老死不識官廨無健訟掣上別者利二僻在山陬礦稅新罷非有置郵繁騷迎送絡繹之費也利三然而均吏貽蠹所在益賦蕪蕪幾徧徧境內民流移救死禮義不嫻有數十里無絃誦聲者其弊也陋婚嫁產喪葬事佛無賴市魁以為溪壑強藩隣貴以為窟宅其弊也愚溪山大姓武斷鄉村殺人擄婦恬不知畏民有貧不能訴之官弱不敢怒諸色者其弊也曠悍而黠狡且其大利大害甚有隣封所未見而有目可共睹者三曰竹曰河曰礦竹賦視他額不啻倍矣然富者竭別產所入培養數十年勿剪勿伐始有大如把者貧者旦旦伐之濯濯立見賸糧鬻產無可售者一折而盡入隣貴所謂有利名無利實者竹是也河與縣為枕籍者也所謂鑿井引灌者竹不得一秋水泛濫兩岸崩圯廬舍田井一望蕭然自清吏以來可三千餘畝諸處山澗亦畧蕪是所謂利一而害十者洛水是也礦之不產砂舊矣蚩蚩無知一迫荒災彌聚山谷藉名竊礦自相屠戮官捕之

急則飛崖填壑可為痛冤所謂利未得而害先
者礦是也大抵為永計者墾間曠延黨塾疏渠
竹禁奸戢暴謂民生三五之地而不復見三五之
化者非其情也一切調停拯救釐正敦篤以稱秉
憲至意惟長茲
陳麟正俗論
吾邑風俗事畧有借
士者留念焉
婚喪祭萬世大閑不爾即淪於禽獸有宋朱文公
先生考定家禮一書明白簡易使人有所持循嘉
惠後世之心切矣他鄉不知我洛陽一切情文大
抵踵襲陋俗僕自髫年來日擊而悲痛之流弊迄
今竟未見有超拔挽回古制者士大夫雖不盡遵
家禮猶有舉行至庶民家沿習已久漫不知行鄉
約急求家禮一帙日與諸生講習冠婚喪祭之典
真切躬行凡寺廟巫妓男子齋社焚香一應邪慝
傷敗風化之事即時痛責禁止庶民復見上士醇
麗之俗與夫脩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只鼓
洛陽舉國之人使之聞風而興起焉必曰自京都
始於國家風教豈不大有助哉雖然事不難於始
而以克終為貴須知此舉為第一件好事作第一
等好人卓然自信永肩一心若有敗群之人出眾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六

相勸漸使改化
母貽他鄉嗤笑

丘起鳳風俗論

風俗之醇澆必有
人焉移易其間非

偶然也我洛為周南首善之地更召畢君陳相繼
保釐化行俗美豈顧問哉迨蘇季子本鬼谷揣摩
之學歷說六國取客卿于居叻人心為之馳驟而
先王禮樂教化之風幾於泯矣漢興吳公治郡最
奏治平自後循良接跡事政薰陶之下民俗為之
丕變故兩漢之俗最為近古亦風行草偃之勢然
也下及西晉王夷甫輩以清談倡石季倫輩以富
厚侈世喪道而國運隨之五季之亂夫亦有所馴
致耳元魏自平城遷洛雖曰一時令主但以太后
崇尚浮屠相煽成風至琢佛像于龍門巖有若鱗
次風斯下矣自隋泊唐五方雜亂風俗鮮純江河
愈下尚何足深論乎有宋名賢輩出且寓跡其間
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馬諸公皆間世豪傑觀耆
英崇雅等會其培植幹挽得力居多宜其時綽有
古風也迨其後又晦明否塞之一會矣明太祖極
力澄清漸以禮教渾沌于焉重闢無論成弘以上
也即神宗初年民有淳龐之致士無彫琢之風有
無可以相郵權勢耻其薰灼大雅之遺什存八九

迄至今日寢失其舊矣姻家餽遺宴會之際競爲靡麗使中產之家四顧徘徊而不克舉長此安底耶更可嗤者喪家全不考據典禮縷花繪綵極變窮工且藻飾涼傘等事火炮狼煙灼目震耳不幾怛化者乎狂瀾之倒漸不可支語云迴瀾者必清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風教之責者尚其真心斯於

辯

宋司馬光鑿龍門辯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遷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

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元吳澄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于郊鄆周公相成

住宅洛邑營澗水東灑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七

又謂之東都實邾鄆於今爲河南又營灑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

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鄩入寇殺

王諸侯逐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敵之逼去鎬而遷于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

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各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

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翟泉子

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

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

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

爲東周惠公之父于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

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

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覲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于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憲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王一王都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覲王二代五十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八

餘年王于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旣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爲踈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敵人卽有其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于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郊鄆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郊鄆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書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王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辯

明王禕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

者其說未明也易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
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
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
說互相模稜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
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
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
視之若神奇惟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開朗氏之說
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五居中洛
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
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
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
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
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
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
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九

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
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
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
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
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
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
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顥傳程子解易
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
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
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
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
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
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
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
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
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
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
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
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
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

可疑先大圖卦爻方位續密停當其爲古書無疑
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
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
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
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
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
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
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
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
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
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
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
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
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
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群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
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
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
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
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
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十

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則可謂八卦卽
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
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
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卽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
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
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
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
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
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至十五十
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
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
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
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
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
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
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卽八
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爲河圖固亦

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卽爲其本文無乃涉於恠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爲恠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爲言也

洛書辯 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十一

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以至東北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守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

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祭五行天人之所以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乎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達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于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叙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于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有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一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陴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彛倫之所爲數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彛倫之所爲叙也彛倫之叙卽九疇之叙者也蓋

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天畀所謂天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陳之，猶孔子作象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四十一

三

出誠亦恠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曰：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劉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止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

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于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于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王鑿河源
 辯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雖然予

以為必出於崑崙曰予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予不聞乎昔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至哇蕃朶茸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椽其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並千西百川色黃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甸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

象口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
 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文河從馬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陔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
 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崙崙有五大源
 方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崙崙出於重野逕積石
 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
 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
 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
 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
 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
 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
 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崙崙之墟且漢
 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
 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崙崙然非古所謂崑崙
 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崙崙之墟彼固未之觀
 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
 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崙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
 崙崙崙上有禾木珠樹玉樹玄圃閼風十洲記謂弱

水繞之上有金臺王闕之麗元使亦嘗觀此乎雖
 其神性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
 也近有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崙崙又
 有小崑崙崙崙然則崑崙崙崙果非一乎崑崙崙崙之遠近不一
 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崙崙在西北河水出
 其東北陔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
 北流於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崙崙
 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
 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
 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發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丘濬雲臺功臣位次辯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爲上

數之也上以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以列首
 馬成次王梁至卓茂通鑑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
 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
 切豈能先于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于賈復况耿
 弇次于陳俊寇恂次于柱茂岑彭次于傅俊馮異
 次于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可見其尤可
 據者史明言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
 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今范史板本以一人爲一

列以王常在臧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
前則朱黼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而正之則其
功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辯

尚論者多

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
乎口未也然則如之何傳綜群言折之以理庶幾
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
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
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
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郡志古
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韓愈世家焉余丁丑寓
京邸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翱
為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群言之謬
而愈必為河陽人乎蓋史為志誤見南陽即加以
鄧州字郡誤通志見修武有韓村即加以韓愈墓
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
如以郡志為然曰修武有韓庄韓村焉余博觀郡
志河內有韓村武陟温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
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塚在焉五邑一
村何以必愈在修武乎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六

據耶曰是大不然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
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杜注曰晉于是始開南陽之疆立四邑在晉山南
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是趙衰封邑與陽樊在
濟源攢茅在修武温即蘇忿生食邑之温盖南陽
河北之總名既六邑皆河內地也使南陽為一邑
當襄王之予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
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
云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歸盤谷序
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又如李翱之言昌黎
之刻公南陽耶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
即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即今之世家趙
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為河陽人者公
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挈壙
銘云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李姆易棺衾歸
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公豈不知
井里而厚為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
詳作通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
聞而又不復致詳見愈稱南陽會修武有南陽遂
冒之使有昌黎將又冒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

畧乎墳墓歸葬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為李興伊尹

迷惑不決之事余不得不為之辯也

辯伊尹生不經見帝王世記云伊尹生于空桑下

註亦無明釋古郡志云生于空桑以伊水為姓一

統志云空桑澗在嵩縣南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

子於空桑中長而相殷是為伊尹及考開封陳留

有莘野門有空桑城在縣南伊尹母孕避水東走

化為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其中又曰伊尹

生于伊水之上志人物既于河南又于開封志流

寓又於西安觀者疑之又有一為神降于莘川郟陽莘

國亦援以為言者殊不知一為神降于莘之地一

為禹後受封之國與尹殊無干涉此無他皆自莘

字中來使其言然則鄭州之莘城莘縣之莘亭亦

可以附會其說矣矧地之相去如此其遠而尹之

壽年無所考假令既耕于此復耕于彼日亦不足

矣格天之功托孤之事何年而建邪俗傳之謬大

率類此竊詳尹生夏末迨今已數千年嵩人世傳

如出一口與前所云若合符契及旁稽載籍嵩古

伊川地也縣之南有水曰伊即生于伊上因以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七

姓者水之南有澗曰空桑即伊母所化桑女得子

于中者澗之東有溝曰莘樂即所謂耕莘樂道三

使往聘者凡前所載歷歷有徵餘皆無之且其地

有尹祠歲時伏臘振古如茲先正胡尚書澗劉憲

僉咸詠于詩載于記二公學稱博洽必有其見今

偃師西有尹墓與嵩密邇又可見首丘反本古今

通義由是言之伊尹以水為姓其生其耕必于嵩

也明矣而一統志必備錄之乃史家傳疑常例在

人自當明辯或以湯都亳尹相之陳留乃其畿內

首善之地也當時後世沐其膏澤慕其桑梓好事

者以故居名之亦猶周子濂溪寔在營道後居匡

廬亦命其水為濂溪理或然也抑古人志在四方

禮曰東西南北之人是已尹也或壯而游老而休

曾一寓之摹寫故鄉之景以慰本源之思亦未可

知第生于伊上姓于伊水樂於莘耕惟嵩為然餘

不足論疑者乃曰吾子之辯似然祀虛陳留皆廟

而祀之何居曰大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而海南

祠之孔明生于瑯琊寓於南陽而巴蜀祠之兩程

生於黃陂家於伊洛而南安祠之蓋仰其休風思

其過化亦理之常耳凡此類者聖哲皆然何獨至

於尹而疑之疑者又曰尹雖元聖亦人耳人生於
桑有諸曰玄鳥降而生商巨跡履而生周在古則
然矣故張子曰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人自有
而生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
異於常物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
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
而異於人何足怪哉况伊娠於母化為空桑寔非
桑之所生也疑者撫然曰命之矣有客過於草堂
偶話及此因請
筆之遂為之辯

皇清丘起鳳洛書非滬書辯

永寧縣西有玄滬水黃

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
延臨于此水水開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
即所謂滬書者也蒼頡因則之以制字此陽虛山
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
書出之于洛今所傳洛書是也按洛水閱七縣之
地求其龜的出于何地則不知也後人求其地不
得見滬與洛相近且其流漸入于洛據滬有龜窩
宛然可按遂指為洛之出書即此是耳遂一倡百
和學士大夫亦深信而不疑余未能至此地嘗玩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六

誌之圖識龜窩之去洛尚遼遠不在將入未入之
界此則滬自為滬洛自為洛較若列眉雖五尺之
童亦不至于眩惑乃于其窩所出之龜輒謂洛之
出書即此真不可解者矣夫滬非有異流也滬
之龜未嘗再出也如謂禹時之龜即此而是將謂
黃帝時之龜又出于何地乎永人兩存其說而不
一究其實傳信傳疑不幾兩無所據歟或者謂出
書叙疇千古稀有之奇是以艷而稱之未嘗深考
耳不知滬書出而字以制舉結繩之陋而頓易之
至干天雨粟鬼夜哭即禹疇亦憑之而後叙其可
重抑豈出洛書下哉顧置此而稱彼則何也余嘗
謂滬固在于永也洛亦經于永也雖謂兩書並出
于永亦無不可惟執滬所出之龜謂即洛書斷斷
不可何也龜窩實在滬中與洛毫無干涉按跡顧
名其是非
自了了矣

說

宋羅泌太公舟人說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
見其為鼎而不知其所以為

禹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
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文而
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追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
際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
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
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干合此既失
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謂之舟人漁父韓詩傳
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之
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
說爾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於渭
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於茅王問焉曰子樂
漁耶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
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其餌乃牽其緝人食於
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
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
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
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
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
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九

公爲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
后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
合耶薛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
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文王者豈在
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
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爲之
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
賁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
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
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
非卜矣武丁之夢文

秦觀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

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陂汝水漲溢
城堞危險溫氣薰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
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
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
蒲魚之饒實一郡漑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
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
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形如垂瓠故號懸
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

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跡甚多未暇為作記文字可檢

明張應登林縣險要圖說 此林縣西山之險要也

支節其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則為蟻尖寨寨之南為魯班壑又南則有斷金橋風門口東峻岷崔入口關瀆嶺距邑七十餘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矣何者蟻尖寨西北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有黃蒼岩等泉十處中有官廳三楹營房二十楹原為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闊七十步可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廩遺址尚在廣闊二十步可貯粟穀萬石自倉廩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古岩口東蓋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蓋頭泉還距營房約二十五里餘獨百巖口東西蓋頭泉各有樵徑可攀援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徑又自教場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由朱路巖之斷頭岩距營房約十里餘而朱路巖亦有樵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戶水泉磴曰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水泉南樹柳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後西面凡水泉皆可以資軍用斷頭岩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門至寨西後溝東西關十五里總過八十里而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寨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經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令廢成路久矣乃今剗削費計十日粟止留一面上下便于防守足矣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由桃園店西上有水泉一道與山西平順縣接界險峻一橋可渡一人倘一夫當關真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萬曆十五年因歲荒設官二員領軍二十分班守把信為有見今既事寧亦宜掣回何者冗食之足慮而騷擾之可虞也夫蟻尖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此非不軌者思藉以逞哉曹魏高齊倉屯瓦礫猶有可辨自古防之矣官軍輪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邪此其所以困之矣合無守軍携家屯任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飾種自獲

皇清王滙河工說

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於魏之

不必起科唯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糧分
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守軍無困乏之慮矣
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於魏之
館陶遂分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元帝永光
中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於博州屯
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乃自東入齊
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
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行於相魏之南則
山澤在河之類及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
而與禹貢不合建紹後黃河決入於鉅野溢於泗
以入於淮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自滄州江入海
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亾也河
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河水獨
受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
且源出河北溫州獨古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入
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又按黃河之自昔而南
也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淮一自寧
陵南入渦至懷遠入淮一自儀封北析出小浮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入淮即今之河道也夫以一黃河受天下之水而
淮文受黃河之全以入海下流不足相容上流必
溢此有志之士所以
擊楫而思平成也歟

考

宋朱熹韓文公考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

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
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于本傳之後以見公
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李白
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
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
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
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
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
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
一南陽赭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有唐屬
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
漢弓高侯顏富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

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
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
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
棘城其一則顏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
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
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今征南大將軍
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駿駿生仁泰仁泰生叡
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問嘗徙陳留以
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
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
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為均州小有不同
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
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考今固不
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道說以為騫乃韓
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
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
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
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
改為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
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于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
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為得之公詩所
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
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
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
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
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
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
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
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
文鄉則其說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
南陽之為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
誤斷可識矣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
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
盧志所謂宗兄乃太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
兄誤矣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
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
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携家北歸塋會河陽
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
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

示爽詩行狀云讀書能誦先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今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今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貞元三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巳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送齊皞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諍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云是年常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六月誤矣董晉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今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年達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爲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

及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
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
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
奇碑十五年巳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
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
汴軍亂愈家在園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
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
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
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
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
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
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
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
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祁
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
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
云公發言直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
之知已亦不能容邪公旣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
軍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雷

公如京師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
還見與盧汝川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
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
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
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
洛因遊華山卽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
窮絕經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
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
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
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
有送陸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群
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
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欽
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舉狀
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巳罷
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盖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
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
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滿
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

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已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終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修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在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今攷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况翺湜皆從公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至畧不
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
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
也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
冤讐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
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
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
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
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伍文未喻崖州熾雖
得赦宥常愁清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
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兼宮市旱饑兩事言
之而又不可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以公詩攷之
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
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諸詩六月自
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
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
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
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
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
司東都而公作周况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

開封尉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卽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爲辭兩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瑒也公以夏未離京赴東都有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爲博士五年方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四年已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神道碑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歛手伏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分判祠部日與宦者爲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遊嵩洛諸題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其發留守尹大恐懼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辯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揚之采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員外墓碣盧殷墓誌六月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酌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讐狀盧丞房武畢垌墓誌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卽公赴職方時過華觀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

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不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是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于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論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月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諤石洪譜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七

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

逢吉韋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臺即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
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
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群戶部侍
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
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
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
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
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
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
下行狀叙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
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是年有酌盧雲夫曲江荷花
行周况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行狀神
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
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
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
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
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
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
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
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
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
不勞用眾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
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栢耆袖之以至鎮
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
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
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
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
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
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驕唱
諸詩晚秋鄆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
代狀十二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
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公
以十四年巳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
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鑄程昇也
公之被謫即日上海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
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
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至潮州據
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文正本皆

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一郡實不知何月日也况自
韶至廣雖自順流而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
半要非旬日可到故云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
皆經月則公到郡決云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
四月二十四日也今云以道里行程則方說為是但
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云以云四月七日則之似實以
三月二十五日至郡也云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
又云公自京師至潮云有路傍堠至藍關云云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云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
龍吏題臨龍寺至韶州寄張使君云酌張使君惠書
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
八達柳柳州食蝦蟆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
州謝表祭鱷魚文諸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
七月已丑群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已巳准例量移
改授袁州刺史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
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酌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
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
赦賀冊皇太后賀應雲五色表舉韓泰自代狀滕
王閣記九月召拜昭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
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授命在十月也有祭湘

湖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无

君夫人文祭文所云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馬
時賜金紫今為祭云始復其舊也自袁舊京師有
次石頭驛寄江西云中丞閣老仲舒時至江州有
寄鄂岳李夫人程云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
詩因話錄云蕭穎云上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
惡裴延齡之為人云葉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
賞知及經江州遊云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
百鍊以拯之行次云女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
詩至棗陽縣有題云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
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
簡書論黃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
彘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撫之
又有椰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
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
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
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
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
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
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
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

月時有舉韋顛自什八狀李邦張徹祭文李邦鄭薛
薛戎墓誌今按方氏以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
年秋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
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
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
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
出行狀云公還於上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
悅曰卿直向宜如此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
郎今按先太師謂以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
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
鬻臙血直今所患非升兵不足遽疏陳得失今按此
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
洪譜又云是年有少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
中次承天營奉酌非衣司空鎮州路上酌裴司空重
見寄鎮州初歸諸河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
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
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
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
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
州谿堂詩寶司業好不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廟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
侍郎庶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
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
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
囚送府使以尹杖撻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
時紳方幸旦夕且相率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
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講上曰卿與紳
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
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
七十悉與二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
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
事二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
誤也公為京兆有察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
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
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
馬總女挈文并李于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斌後
仕狀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
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戮墓誌是年公沒年
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

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晚
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踈愚食不擇
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
何而足自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
八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
養疾南城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
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爲遊溪詩唱詠多慷
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
中無之遊溪詩卽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公有曠達
識生處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
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
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
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今按此事可見公
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
可以爲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爲然也行狀云
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
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
侃侃正色人伏其詞墓誌云公開朗軒闢不施戟
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
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憚歌使皆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
內外憚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
帝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
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
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
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
有已多矣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
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醜放豪曲快字凌紙惟
祭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
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
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
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程子曰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
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
乎醇又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
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
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
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

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至於為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苑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後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有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言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明邵寶測影臺考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即今登

封東南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一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闊高丈餘廣半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比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于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小二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小竅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革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

否姑記茲臺之
制以備參考
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文天

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
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
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
稱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
河內是以河內為觜觿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
室東璧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
分也是又以河內為營室東璧之分野矣史記正
義亦以河東河內為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河內之
野王朝歌為衛地營室東璧之分野兩分之失正
與漢書同朱子釋詩口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
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為前所失之衛與
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
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
為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錫於周分
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魏與屬魏之
制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
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
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
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桀所滅齊桓伐
翟而更封衛於楚丘是為文公子成公遷都帝丘
今之濮州也樂記調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
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
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內屬衛天王安能奪彼
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啓南陽蓋
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鄆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
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
而河內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
秦徙都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魏也且
魏分晉地在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
唐即晉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
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為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
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曆之說各有不同樞
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
或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
可為據又况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并秦拔宜
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
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

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脈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以爲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以河內爲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爲衛室壁分野且河內南接河南有百里卽爲鄆張之分野北接河東有百里卽爲鄆張之分野而東去濮傳始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爲室壁分野乃越岐雍遠分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壁爲并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大廣分其西北爲并州卽今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惑滋甚括地志以鄆鄆參爲益州分野星經曰益州魏地畢鄆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爲益州卽今之四川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理之易步者尚紛紛無定而謂天文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却在山東今屬河南却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占地占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河內之地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內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狷介心多憂思也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爲魏地則星爲觜躔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述

明太祖黃河述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

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逝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

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
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
擇地以居之遂于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
之遡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
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
秋八月祀社齋于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
李思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此河
水變遷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
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
述元年夏四月勅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
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
無洪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且言舟入運河
舍半祇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
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
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
注旣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
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
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
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
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因風激怒濤飛濈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
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
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
水周旋則水底有聲暗暗嗚嗚又少時間水中一
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
旋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甚其中有飛者上起去渦
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
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
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
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
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
咸湖若艇之以一艇則瞬息千里莫可止焉斯水
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
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
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
則東蕩西珊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其宜然歟
此堅柔之所以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
乃河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
今而不息此又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替毫釐
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

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汙汙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馬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游今思復述以爲說耳

皇清馬士隲汴城圍陷述

慨自明運永終逆成肆毒中原塗炭四隅流離獨盤

據我豫中者數載無城不破無邑不殘犁鋤化為劍戟沃壤鞠為茂草蓬蒿塞徑絕犬吠於干村骷體盈郊斷炊烟於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風景猶舊大河以比人物依然則是天下之苦未有苦於我河南者也其在河南八郡河北三府雖經兵荒未大蹂躪河南四府暫爾殘燬漸次平復獨我開封巍巍金湯委諸泥沙官無駐節之地民無棲身之所則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苦於我開封者也他不具論即以省會言之始於崇禎十三年六月不雨秋仲飛霜斗米兩金土賊四起百姓之死於餓者凡幾死於餓而相食者凡幾向之林林總總者十僅存四五矣天不悔禍逆成蜂屯蟻聚倒海排山辛巳春冬兩薄城下掠民前驅葬我矢石狼戰惡攻二十晝夜百姓之死於戰者凡幾死於掠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僅存一二矣逆成志在屠汴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援絕掘羅無計晨飯殺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餓者凡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無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始也我掘河以滄寇繼也寇即導河以灌城東京人物盡付茫茫波濤中矣間有一二士女展轉於城頭屋角之間哀號於木筏樹杪之上又值凄風苦雨以餓當寒百姓之死於溺者凡幾死於寒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百無一二者今乃萬死一生矣天乎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極乎然而辛巳之攻賊窺城我則懸樓以擊之賊控城我則孔道以奪之賊立栢臺我則火炮以焚之賊轟地雷我則立築以禦之其設奇制勝者則諸上臺有司也其衝鋒陷敵者則諸武弁也其率眾倡義者則諸紳衿也其懸重賞以募死士殺一賊給銀五十兩者則周藩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美

也其毅然登陴省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數十萬衆也至壬午之圍則五閱月矣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千錢一斤斯何時也寧死而無二心吾汴之民義固然矣獨是援師道遙河上而諸將帥殺民冒功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倡搜糧之舉而不肖紳衿如楊銓張爾猷輩挾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爲人留一糠粃猶然曰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室拷夾僕婢金珠銀錢無不捲去甚至按家派糧指名發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足罄家所有以飽貪弁斯其事抑何事耶然而百萬生靈終無二志寧以奄奄待斃之軀膏刃蹈水斯其民抑何如民耶猶然曰此效死之正也迄今寇入潼關而西安迎降過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異於二十四郡望風皆靡而大梁數百萬生靈悉葬魚腹者不堪與顏氏兄弟同遊哉事聞明帝發帑金十萬賑濟借非直指王公漢監軍舊縣令王公變多方拯渡將此未盡餘生統歸之汪洋萬頃中矣其能復沽明帝之鴻澤耶我大清定鼎爲問今日之民何民乎是水火寇攘之孑遺也明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我清之得天下億萬載無疆也亦自撫養大梁之百姓始後之涖斯土者其尚念我忠義之民而加之意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傳

宋邵雍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

情已之淳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

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而面貌假爾形骸美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讓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詣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胞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改亦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彈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明李夢陽六烈女傳

儒生劉得舉來言六烈女事

難矣彼粉黛笄緯之人乃顧若是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二年為正德甲戌瑄有侄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日葬之三年而岐穀子瓜產于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埋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子瓜觀之能不信耶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嫁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高永昌妻也嫁三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向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柰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規婦有矢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時婦以手巾二幅接縊于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棘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鋪而夜殺其鄰鋪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為節婦耶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為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耶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信然哉 田一儁太康劉烈婦傳 王生國賜者禮

科給事中竹溪君長子也生二十年死妻劉氏不
踰月竟縊死按狀曰王生不宜天者二而烈婦之
死有四懿焉夫王生十六補弟子員而父第進士
入爲天子諫諍臣貴矣顧益折節讓下力文章也
謂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家居伯也父之
侄也子之乃獨以病弱不獲事父若母爲恨旣革
矣掩面北向長號淚簌簌下也此非孝友心誠結
于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婦歸王生也
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且不起計所
爲兄弟者四年年灼灼艾也臨訣以一死要王生
卒以死酬何信也王生蓋猶及事厥祖母云祖母
察烈婦毀必不生也挾臥起不得間卽間卽縊卽
縊卽解至四縊後畢志焉何毅也死之前日跪上
父所遺金于祖母復剪皮金成一香字付侍婢曰
人貌榮名有旣乎吾度幾貽馥流芳矣吾誌吾心
也旣而沐浴更衣自盡何從容也每朝夕上食畢
揮淚向伯母曰婦死夫分耳第女子者達丈夫也
吾倘死乎相累屍矣母令經他人手含詭幽冥也
何達禮也貞烈

何岑李空同傳

空同李公諱夢陽
字獻吉其先扶溝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四

人稱北地生者爲先世從軍所卽從軍亦非其籍
也國初名恩者固李姓出贅大岡王聚田冒姓王
氏王故軍籍贅壻有其家卽代其後初隸籍蒲又
自蒲徙慶陽慶陽北地也永樂中徵戰白溝河死
恩生忠慈惠好施謂之佛王忠忠生正始復姓李
氏曰李正猶在慶陽諸生間薦明經爲阜平縣訓
導遷封丘教授遂歸大梁家焉配高宜人夢日墮
懷中寤而生公年十八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與信陽何景明姑蘇徐禎卿偕
爲古文辭一洗草昧陋習時外戚壽寧侯張延齡
怙寵橫甚人莫敢問公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語
詆壽寧稍侵中宮下詔獄壽寧楚備至辭氣不少奪
詔爲貴戚左袒爭欲殺公以獻媚獄具賴敬皇仁
聖竟詔還職正德改元公進秩郎中會逆閹劉瑾
輩日導上徇馬聲伎角抵之戲漸廢萬幾臺省交
章奏不報大司徒韓文每退朝輒搯擊泣下公曰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自當殊死誅比不聞諫臣諸
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草語載空同集中
疏入上遣司禮詣閣議者三卒以持議不決憤事

謹知疏出公手羅織宅事誣繫獄康修撰海申救
之得免放歸大梁瑾誅起江西學憲振學造士復
特有建白或病其侵官御史萬石因相與訐奏天
子遣大理卿燕忠往勘前忌者併力排擠禍且叵
測何景明上書元宰力為掾解獲減其後屢薦不
起嘉靖辛卯卒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歌三十六卷
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于世子枝孫四維曾
孫冕科第累累不絕于扶溝稱文獻家而慶陽之
族仍王氏矣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劾
逆閣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
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康海與夢陽同有才
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
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矚亡答之竟不一
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
子始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
子素不相能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
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
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
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望

好風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稱海才望不置口
比之李太白海因曰海何足數天下自有入耳瑾
因詢是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李夢陽一人高於
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援柰
何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
痛飲別夢陽得釋歸當武宗朝逆瑾竊柄流毒縉
紳空同先生抗疏直糾雖罹拷繫實與日月爭光
矣而康先生不修宿怨毅然救之俾逆瑾忘赫赫
之勢卑躬敬聽空同以全其
峻節高風不更千古為烈哉

皇清王鐸薛平山傳

薛平山公者孟縣人也祖仲臯
自晉芮城徙孟八傳為湓埜君

家溫好周給為鄉耆生公公為人朴質沉明好讀
書嚴毅不為深文小苛不好嬉笑試輒軼其宿儒
宿儒皆懾之公謙遜有禮不自驕人微察公顏色
愈和故無少長不敢以氣加公即膝之前于帝不
知也且相戒無輕瀾薛平山衆方度公必高第至
萬曆初年貢次至遂歲薦公詔謂人曰薛某雖循
循從縫掖趨而實魁岸自負半生刺促嗶吾聞數
不售親老得一方實有所藉以明意倘使民愛若

朱邑死亦得耳馬遷言官不亂在奉職循理循吏
所得何人哉于是遂為樂安丞吏多姦邪各任所
便公曰如此者度幾何頃乎何至罔上雷下借法
以賣重得其為姦狀鞠之一一伏無何濱海大盜
聚公明為勸化使之易曉陰鉤致之致其驍數人
曰吾不忍盜視吾民是以不用沈命課累累蔽法
度爾半亦為誘而中有怏怏者吾何盡斃之耶不
十日餘黨乃解散尋丁繼母憂補新樂丞舊丞執
往例歲納寬賦錢輒橫索嫚罵民甚苦公慰之曰
前丞之愆于身也其心戾害而我實不忍度爾輩
欲結驩于丞丞漁爾丞實負丞矣何以謝百姓度
爾瘠土之民貧甚吾誦法者何以求厚乎盡為之
鑄其數會直指陰廉新樂令臧否新樂人曰吾儕
小人止知薛丞潔苦而已公攝篆于茲邑斯
時關白猖于海上勒師數萬赴援之軍踣踣利頭
奪民無律聲勢恐喝所過民皆避戶走軍饑益囂
震不可邇公以俸金易蔬米為肆民猶駭顧不敢
前公慰之曰度彼非叛也即狼虎耶不過得食而
止爾委蛇蒲服以食進則軍之不肯害民亦明矣
吾故度軍之得食無戕也遂信公言軍既飽意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聖

得鞫鞫殷殷去如風雨民得休軍亦不知為公之
俸也百姓相賀曰非薛公軍鮮不觸我聲日起無
不人人儼超擢公宜何如者當事終溺格目卒得
容城邑令去是邑偏處京都大瑞多恣難以禮訓
悉鬼走集啜村落之肝腦充脂以睨邑長邑長者
不敢譙薄如是二百年無可孰何公馭之以體式
諸璫多感悟民得遂其控而毒痛之風亦漸戢矣
公謂家人曰天下猛者固無不可若哉吾子諸常
侍度必受彼齟齬乃善馭之而斂其牙如此雖然
人生貴知足吾既不低眉權貴以死淚下之田吾
將休焉百姓哭留不得乃投簪歸為鄉飲大賓性
喜典籍老而猶篤曾孫簡討公所蘊齒方十喜典
籍誦有嘖嘖喉中格然者公正色督之曰爾誦當
燦涌以出他日得以顯榮以宣洩吾一生鬱滯之
意如齷然出轅下其終守吾羹器食耶林泉二十
年年八袞有四夜至丙猶問公枕上咕嚕聲當在
容城內人為制紬褲一公謂吾不好華服欲衣心
輒動今三十年在笥中矣我死必勿以此附體終
如公言太史公曰余家與孟州止一衣帶水數數
在孟聞平山公白口其心柔順不萎剛健不暗豈

不稱罕哉不窮其年所而窮其黼黻大猷所謂命耶非耶令遠馭其謀以致盜控軍之手措之邊疆趙充國寇恂張仁愿豈足以難之故推平山公之志既沉既毅兩為丞一為令百姓至今思之在平山公猶為羞談之也大寸狹施固未盡其以乎至其子小山公廣文鄭楚以貧聞孫所蘊令襄陵貧而抗鉅端不避虎口又何其後不窮也若夫庶自君家常事不足以詡平山蓋平山公砥心更有人所不見

劉正宗薛小山傳 薛小山者河南孟人諱者云 號小山晚又號念鞠鄉里間多稱小山先生云孟之薛源本河東為龍門之裔先世名仲臯者自河東芮徙居孟四傳至者賓公乾稱隱君子為鄉長者家故豐解推及里閭甚厚有遺金道傍者拾得之竟日守不去俟其人旋號泣呼遺金質之言驗還司為表其閭是為先生大父父應祥容城令毋楊生先生方面頎形魁梧偉岸寬容惇大意豁如也讀書務求實際雖盛寒酷暑篝燈丙夜不少間博通經書子史性理之言為文潔清名貴有體要補博士弟子員試常冠諸博士弟子諸博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聖

士弟子亡不俛首服曰薛君之文醇乎醇者也十餘戰棘闈不利讀書體驗之身心益自力事親孝友愛兩弟終其身無忤色言行必規于矩合弘光大於人無所不容而是非義利之辨如燭照數計不可以錙銖毫髮眩每學使者試郡邑廉其行誼高嘉賞為諸博士弟子式諸博士弟子亦不俛首服曰薛君之行醇乎醇者也用經明貢大廷曰士君子不能致君澤民大行其志得為朝廷司教鐸獎進人才未嘗不可自見宋安定胡先生瑗于湖今澗池曹先生端於蒲豈異人任哉司訓羅山日進諸子矜講明聖賢之學時教諭某同諸生過每厄之借以督責其贊先生常為曲解教諭心折先生諸子矜不困贊而亦罔逢某君之怒會丁母艱去諸子矜為立碑澤宮曰正大光明薛夫子之碑服闋補鄭州訓導明正學樂育諸生如其訓羅山者去官之後鄭諸生為請入名宦丁父容城公憂喪除轉湖廣武昌論上官以先生庶正特委察盤邑倉庫城池胥役諸利弊邑令具儀衛餽金帛甚盛咸屏謝子身入縣署清澄無毛髮擾而條具井井以狀報上官為起敬優獎之會有微恙投

告歸至中途以疾卒先生之學以誠敬爲人門以實踐爲工夫生平誦讀期見之行事曰吾無他得力惟孳孳求不愧厥心耳先生之卒也于天啓癸亥至

今上順治八年辛卯以孫貴

單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學使者採輿論牒郡邑崇祀邑學宮鄉賢祠十四年

朝廷以

祖宗配饗禮成

詔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兼內翰林弘文

院學士贊曰余與少宗伯行屋薛公同譜同官道

德文學相劇切垂三十年何藹藹吉人也比奉使

秦蜀道河陽聞父老言乃祖小山先生行甚高迨

登堂拜宗伯父養尊公齒德俱尊不似近時人子

姓二十餘侍左右咸彬彬有文藻孝謹無世俗態

如古萬石君家何其都歟乃知小山先生貽謀力

也人以先生有才不遇爲惜乃一再傳而少宗伯

以文行顯當世諸昆季爲二千石縣令皆有聲今

長君又成進士筮仕版曹餘皆工文章能進取蕭

詩稱君子有穀貽孫子猗歟小山先生弘遠矣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畧

家芝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傳王子中丞者懷人志不諛也故不稔其家乘

先生掖縣人原名應駿字子房明崇禎間以兄中

丞公應豸死於薊先生日哭長安道求直其寃語

無忌坐是褫諸生服遂改名漢成丁丑進士授高

平令調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堡聚各斬竿樹

幟逆我顏行河朔震擾先生糞金厲勇士日部署

刁斗之教以搏力勾卒之法不瑣瑣急徵會理簿

書瑣務亦不盡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

駐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

署踔三十里外爲壘以迓德昌德昌左右顧虛徐

逕壁壘中不敢馳校卒指皆擺無敢爲盪歲大饑

父母交棄見自活漸相食先生繪饑圖額闕請蠲

不報乃醵金築郡城曰備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筭

董城役者人人以爲先生親已忘奔瘁于積雪中

數月斷手已而盜起金城先生密廩其名氏夜半

合圍扃其戶使不敢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

良某否悉如所願則鋤其非類者饑民嘯聚平疇

如義庄諸處由是皆伏誅而窮谷可依負恃時有

先生怒立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士自偕數人趺坐

狂飲一人酣欲臥先生授之股比醒大慙且慄頃之一卒操右袂獻時承平久士即勇不敢手割人先生捧觴大呼曰疇割若醜此枕先生股者起立磔之取觴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群抵掌比一再俘盜皆鳥獸散引而東山東衛源諸盜望風放引伏矣歲暮苗三仕肆掠盤谷勲掌間不可嚮邇偵者至公方迎春東郊陽大怒罵之置於獄先生肩輿坦坦令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歸坐堂皇猶伎樂鉤喧薄暮乃已抵夜歛勒兵濟邑殄其無備寇自相蹂籍俘斬甚多苗三仕竄天壇天壇高觸青冥士躑躅不敢攀藤仰視先生先登石下如雨中先生背先生戒勿譁振桴鼓千谷嚮應士爭冒死躋天壇絕頂禽之天子嘉乃績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先生指勦撫大畧借箸壯涼上色動立拜御史視左良王師以中州孔棘改命按茲土適河決大梁陷先生露立河干促篙工渡難民數萬復爲粥以飼之未幾受開府鉞河以南斬竿樹幟逆我顏行者李魁表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曰先三能生我死我且爲先生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是時孫督師傳廷戰劔愈發憤方繕關中驍騎三萬人復掉臂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聖

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步兵十萬分部扼塞爲堅壘以障之神州克復在此一舉會逆弁劉超熊據永城先生往勦城且潰先生恐我兵肆侈薦莠及於苗徒步入城欲撫之竟死于亂屍枕籍中是夕星殞如斗老弱躡踊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爲位哭之時數千人輻車旋懷衰衣伏道弔者不能起而所降卒十萬人復掉臂去